

十二月的莫斯科

朱子奇著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是喜事重重的莫斯科。是世界人民的代表在那裏爲自己所讚慶的導師和朋友——斯大林同志舉杯祝壽的日子；是我們的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在那裏第一次會見和握手的日子；是世界和平的保障。「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的日子。這些日子是屬於人類史上最光輝的，最值得我們永爲紀念的。本書包含的七篇文字，主要便是作者報導他在蘇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有關我們中蘇兩大民族不可分離的兄弟的友誼的一些事實。



16070

5,000元

十二月的莫斯科

朱子奇著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

十二月的莫斯科 (全一册)

◎定價人民幣五千元

著者 朱 子 奇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分發行者 總營運處：北京統綏門外六六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

(五二·京型·三二開·六二頁)

總目編號(16070) 印數(一)1—8,000

目錄

從北京到莫斯科·····	五
十二月的莫斯科·····	二三
蘇聯人民歌頌毛主席·····	四〇
選和平，選幸福，選斯大林·····	五三
我走進了花和書的新世界·····	七二
蘇聯人民熱愛新中國藝術·····	八七
中蘇人民兄弟的關係·····	九九
作者後記·····	一二一

十二月的莫斯科

從北京到莫斯科

——途中隨筆

火車飛跑着，汽笛呼喚着……

我們離開北京城，離開我們偉大祖國的心臟！

我們奔向莫斯科，奔向世界人民幸福的太陽！

從北京到莫斯科——從自由的城市到自由的城市，

從北京到莫斯科——從聖潔的土地到聖潔的土地。

北京至莫斯科，心心向着心心，

北京至莫斯科，眼睛望着眼睛。

汽笛呼喚着，火車飛跑着……

從北京到莫斯科

在這鋪滿友誼的道上，我覺得中蘇七萬萬弟兄在齊步前進！

在這照遍陽光的道上，我覺得中蘇七萬萬弟兄在盡情歡騰！

回頭看，好像看到我們的毛主席在天安門的紅樓上揮動着手，向我們微笑着；

——孩子們，祝福你們！祝福你們！

往前看，好像看到偉大的斯大林在列寧墓的高台上揮動着手，向我們微笑着；

——孩子們，歡迎你們！歡迎你們！

當火車開離北京的時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九點鐘，天空飄着雪花。當火車到達莫斯科的時候，是十二月九日晚上九點鐘，那時，銀白色的雪已落滿地。十天的時間，完成了這一萬七千餘里的長途旅程。火車在祖國境內奔馳三天，在蘇聯境內奔馳七天。

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過無數次難忘的旅程，從北京到莫斯科——就是我一生記憶最深的旅程中之一。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新的啓示，使我受到了教育，尤其使我有機會在感性上來親身體驗與親眼觀察我們的友誼，我們牢不可破的偉大的中蘇人民的

友誼。

在這短短的十天中，在這萬里路上所看見的和接觸的事物與情景，雖然是那樣匆促和表面，但那許多生動顯明的形象，都會一個跟着一個地排在面前，就彷彿是今早剛剛發生的事一樣。我想，這也是每個走過這段路程的人所共有的心情吧。

是的，當火車日夜在東北的土地上奔跑的時候，你會瞧見那廣闊無邊的田野，那海洋似的呼嘯着的大森林，和那波濤似的起伏着的高山嶺，那煙囪林立的萬家燈火的城市又城市，和那牲口成羣的歐聲嘹亮的鄉村又鄉村。你會瞧見在火車路兩旁，那建橋修路的工人羣衆，那運送公糧的長長的農民隊伍，你還會瞧見人們在毀碉堡、填戰壕、修房屋……人們那一張張莊嚴的紅臉上流滿汗水。這是我們的人民在醫治戰爭的創傷！在爲和平建設而勞動！朋友，這時，你會更深一層地感到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祖國的人民的偉大和可愛！同時對那製造戰爭罪行的日帝國主義者、美帝國主義者和祖國的叛徒蔣介石，也會產生更深一層的仇恨和憤怒。但，親愛的朋友呵，你這時一定更會想起那必需想起的一件事情來，更會想起那些遠離家園來幫助別國人民除害，在這塊土地上流過血的朋友，那就是我們這塊國土最早的解放者——蘇聯紅軍。世上那有這樣無私的朋友

呢？用寶貴的生命換得的友情難道不是最高尚的友情嗎？最高尚的友情難道能摧毀嗎？！在東北，中蘇人民純潔的友誼，是特別使人感到親切的。無數動人的故事在流傳着，在發生着。東北——美麗的中蘇友誼區域！

十二月一日早晨六點鐘，和太陽一起，火車開入哈爾濱，遠遠地就望見了在車站旁高高立着的蘇聯紅軍將士紀念塔，塔下放滿金光閃閃的花圈，中國人民的代表在上面寫下了像宣誓一樣的話：蘇聯紅軍英雄永垂不朽！偉大國際主義精神萬歲！每個路過者都用敬仰的眼光抬頭看它，晨光照在上面，泛着勝利的紅光。是呵，在長春和大連，我看見過這樣的塔，在塔下和同志們一道脫帽敬過禮，在塔下久久沉思過；在遠遠的張家口北邊的狼窩溝山上，我也看見過這樣的塔，在塔下和同志們一道脫帽敬過禮，在塔下久久沉思過……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半到瀋陽車站的時候，在附近的牆壁上看見了幾條紅綠標語：『歡送蘇聯防疫隊的同志勝利返國！』並用俄文寫着：「Частушко пути--」（一路平安）。原來是蘇聯防疫隊剛過去不久。他們一行三十九人，是應邀來我國熱河、內蒙及察哈爾等疫區，協助撲滅鼠疫的。他們不但帶來了高度的技術，還帶來了貴重的特

效藥；他們工作的精神更是非常感動人的：不怕困難和危險地在山地裏和沙漠區來回奔跑，所以人們稱他們爲：「救人隊來了！」

到滿州里的時候是十二月二日早晨九點鐘。這是祖國的邊疆。再往北走十八里就是蘇維埃國土了。

在滿州里，更使人感覺到中蘇人民友誼的和諧與重要了。你看，中國人和蘇聯人兄弟似的在一起工作着；商討着問題，一同行走着，談論着事情；講俄國話，中國人能懂；講中國話，蘇聯人能懂。你看，那一系列滿載着從蘇聯運來的機器架、鐵條鋼板等工業品的火車隆隆地開過來；那來來往往的手提皮箱笑容滿面的人：到中國來的蘇聯人和到蘇聯去的中國人。

在這裏，我們遇到幾位從斯大林同志的故鄉喬治亞調來幫助我們修鐵路的蘇聯工人。其中有一位熟練的道釘檢查員巴林，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管修道釘的工作作了二十四年，得過兩次獎金和一次「特等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勳章」。他說他是從許多自願報名來中國幫助建設工作的工人同志中被挑選出來的。因爲他對道釘檢查工作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所以他說，他是愛上了這門技術了。的確，你看，其他同志們都在車箱裏唱

歌談笑，而他却站在車門外兩眼老盯着那車下的鐵軌和軌道上的鐵釘，彷彿在腦子裏摸什麼。還有一位年青的車間管理員，他是新婚不久就被調到中國來工作的。他用俄文拼音，學會了兩句中國話：「同志」和「毛澤東」，一見到中國人就說這兩句話，說完就笑。

下午四時四十分鐘，我們登上了從蘇聯那邊開來的美觀舒適的專車，向蘇聯邊界第一個據點——阿特波爾進發。

同車的一位我們所敬愛的老同志，指着那遠遠的黑壓壓的山巒對我們說：「這一帶是中蘇交界的地方，過去多少先進的革命戰士，冒着生死，爬過當時反革命政府、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佈設的層層封鎖：鐵絲網、盤查哨、特別站等，到蘇聯去追求真理……」我們靜靜地傾聽着，車輪隆隆地飛滾着。

好像上了一堂中蘇友誼的課，大家都各自滿意地在回憶什麼。我們都知道這位我們所敬愛的老同志，正是他所說的先進的革命志士中之一人。他這次是第四次去蘇聯了，過去幾次，不是祕密化裝過去，就是像着逃跑過去。而現在，革命勝利了，我們能自由地坐着專車到蘇聯，使我們不能不想到那無數革命志士，我們要發揚與學習他們那種追

求真理——學習蘇聯的堅決意志。

回憶又湧上心頭：「九一八」事變後，一部分抗日游擊隊因當時條件的艱苦，而不得不暫時避入蘇聯境內。距離這裏不遠的一個據點，就是當時蘇聯同志在那裏設有招待站的地方。

我們要永遠感激那些爲祖國解放而苦戰的英雄，感激蘇聯偉大國際主義精神的援助！我們不由地用充滿敬意的眼光望着那額上已深深刻滿皺紋的老同志的臉，望着那位總是帶着笑容的蘇聯醫生的臉，心想：謝謝你呵，敬愛的革命領袖！敬愛的蘇聯朋友！

那黑壓壓的山巒已隱隱看不清了。一道高高的圓形石門從窗外閃過去，上面寫着：「ССС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簡寫）。這就是國門。國門的左邊——那遠遠的山坡前住着偉大的中國人民，國門的右邊——那遠遠的山坡後住着偉大的俄羅斯人民。我們兄弟的國土緊相連，我們兄弟的情感永難分！

可愛的邊疆安寧地躺着……

我們向後揚手告別：再見呵，親愛的祖國！

我們向前舉手致敬：你好呵，親愛的蘇聯！

火車停在阿特波爾車站。蘇聯就在我們面前了。讓我們好好地來接近它。

俄羅斯，俄羅斯，英雄們的國土！受難者的故鄉！今天我終於看見你了。我十四歲的時候，教員給我偷偷地講出了你的新的名字——「蘇聯」，我的腦子裏，就亮開了一道永不變色的白光，它又像一粒種籽落下地，很深很深，但又向上長向上長……如今，理想的花開放了，我踏進了 you 聖潔的土地，我興奮極了，我懷着每一個初次踏入你的土地的中國人都會共同懷着的情感來向你表示：我們是來自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我們決不是陌生的人。我們是來看老朋友的哩！你的面貌，你的語言，你的心，是多麼熟悉的呵！

招待員說，不久以前，這裏開過一次隆重的數千人（據說佔這裏的人口一半以上）的歡迎大會，歡迎從中國訪問歸來的以法捷耶夫爲首的蘇聯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團。在車站工作人員俱樂部書桌上放着的幾本「中蘇友好」雜誌的創刊號，和那車站上來往的工作人員胸前掛着的十月一號開國紀念章，我想，也許就是代表團贈送的吧。站長告訴我們，當那位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頭髮已花白了的俄羅斯共和國著名的女教育家杜伯洛維娜，在歡迎會上報告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在毛主席和幾十萬中國人民的代表眼前，

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時，全場聽衆都狂歡起來：毛澤東——烏啦！新中國——烏啦！到赤塔市，氣候就漸漸冷起來，窗外寒暑表的紅色水銀柱已降至零下二十五度。赤塔州區黨委書記蘇洛金同志陪我們乘汽車遊城，因為要等六小時，火車才能從海參威方向開來。當我們坐汽車穿過市中心區時，一位同志好奇地問：

「爲什麼大街上的人這樣稀少呢？」

「您說呢？」蘇洛金同志笑着反問。

「您看錶，此刻是幾點鐘呀？」那位同志還未來得及答，蘇洛金又追問和提醒了一下。

此刻正是上午十點整。原來是人們都上工去了。在這裏，早已找不到一個二流子了，所以大街上是靜悄悄的。但等到十二點鐘下班以後，市街就立即熱鬧起來，人就像遊行隊伍一樣，男男女女成羣結伴地走過來，走過去。這就是蘇聯城市的特點之一。

我們順便參觀了博物館，在那裏，看到了一些和我們祖國相仿的、我們見慣了的東西。一位年老的講解員對我們說：在長久的年代裏，赤塔，都是中俄通商的要地，這些就是當時的旅行者們，從中國北部帶過來的優良的植物種籽。接着，他又指着一隻停在

樹枝上的肥肥的花鴨子標本對我們說：這名爲「中國水鴨鳥」，每年八九月就飛來，看它的毛長得多柔和和美觀呀，我們赤塔人都很喜愛它。大約在十多年前，在我們小學生的課本上，還有過一首這樣的詩歌哩！其中有幾句的大意是：

水鴨鳥，可愛的水鴨鳥！

秋天你又打中國飛來了！

你能不能把那消息來報告：

那邊的地主大關老，

什麼時候被工農推倒……

現在，我們的火車是在世界上最長的雙軌鐵道——西伯利亞鐵道上前進。

穿過有名的蘋果山脈，無邊無際的西伯利亞大平原就展開在面前了。也許是因爲地的關係，好像一眼能看到幾百里遠似的。羣山戴着銀白色的帽子，高高低低地排列在天邊。白茫茫的雪的原野向遠處伸展、伸展……